

长篇小说

红蝴蝶

李惠善 著

民族出版社

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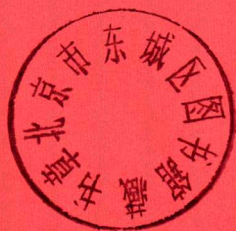
90230029

红蝴蝶



李惠善 著

李玉花 译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蝴蝶/李惠善著;李玉花译. -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6
ISBN 7-105-03888-8

I. 红… II. ①李… ②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931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375 字数:335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定价:1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发行部电话:64211734)



作者简介

李惠善 1956 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

1982 年延边大学汉语系毕业

1989 年北京鲁迅文学院肄业

曾任延边日报社翻译编辑、吉林新闻社记者、副主任等

第 3 次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代表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延边作家协会理事、小说分科委员、创作室主任、专职作家

1992 年中篇小说集《飘落的绿叶》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6 年儿童小说《爆竹声声》韩国路友出版社出版

1997 年小说集《走近夜景的女人》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8 年长篇小说《红蝴蝶》《黑龙江新闻》连载

此外，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纵横汉城记》（合著）《银河》杂志连载

曾荣膺全国第 5 届少数民族文学奖，吉林省少数民族文学奖（荣誉奖）、延边文艺、天池、海兰江、银河、长白山等文学奖、黑龙江新闻新春文艺（长篇征文）奖等。

目 录

第 一 部

男人的心 /1

风与太阳 /15

儿子 /30

燕尾头 /50

红蝴蝶 /71

第 二 部

梦 /89

蝴蝶画儿 /117

新的悲哀 /130

火焰 /149
确认 /160
没有完结的故事 /180

第三部

梅花鹿之死 /193
Y是谁? /212
内心深处的恐惧 /230
陷阱 /252
命运 /269
遥远的呼唤 /289

第四部

纷乱的心 /317
抹不掉的过去 /335
日露的条件 /364
巨大的框架 /374
红影 /396
尾声 /422
后记 /424

第一部

男人的心

坐 火车去乡下的路上，正宇一直盯着斜靠在身边的鱼杆想心事。

“爸爸，你抓好多好多的鱼回来，好吗？敏子爱吃鱼。”

早晨出门时，正宇3岁的女儿敏子冲他喊道。

正宇似乎觉得女儿说的“鱼”带有双重含义。他自嘲地苦笑了一下。一想到今晚要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一起，他突然有种紧张的感觉。

车厢里坐满了志愿军、伤病员和担架队的农民。天气好像突然变热，车厢里弥漫着一种酸哄哄的汗臭味。头上缠着发黄的毛巾，身上穿着棉麻衬衫的农民，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则聚在一起抽旱烟，他们用地道的咸镜北道方言谈论着有关停战谈判的事。他们的腋下都被汗水浸出了一道道黑渍。

“你他妈的，别门缝里瞧人！现在谁不知道被战俘的事耽搁着？你以为就你明白？狗屁不懂的家伙！”

“克拉克是理茨伟之后来到朝鲜战场上的家伙。你把这个都弄混了还能中状元的话，那我们可都成了瞎子、聋子啦。哼！”

“放你个狗屁！我不过是把人名弄混罢了，我怎么会不知道克拉克？狗拉狗的就记住啦。他妈的，那家伙要到什么稀稀粥学校……”

“是西点军事学校！”

“我操，毕业了那个什么奶奶的学校，他妈的，那些大鼻子的名字怎么都像骂人啊。真他妈难记！4月28号，那个叫特号门的家伙代替了那个叫阿姨鞋特大的家伙……”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

“任命泥鳅为北大西洋最高司令官，代替泥鳅的是……”

“代替理茨伟！”

“管他是泥鳅，还是鲤鱼。反正不是任命那个什么狗拉狗的家伙代替泥鳅了吗？”

车窗外，村民在田间地头插上了许多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丰产竞赛田”等字样的红色旗子。正宇扭过头，看着身边蜷着身子打瞌睡的伤病员。伤病员的一只袖子空荡荡的，看来是断了胳膊。

（我现在要去造一个儿子。）

就像是某种宣言中的某一段话，这种想法不时地在正宇的脑子里浮现。同时，妻子姬珠在门口送他时的面孔也不停地在眼前晃动。因为一个无法述说的秘密，正宇显得有些沮丧。即使是一个英俊的男人，一旦暴露出虚弱的一面，他就显得十分心虚和萎靡。每次低下头来的时候，他那长长的脖颈就显露出来。

这次出门时，他和科长说他组织农民到茂山搞运输时受伤的腿最近疼得厉害，想休息一段时间。想到这个，大腿根又隐隐作痛

起来。

下了火车，正宇上了山路。一头黄牛在前面慢慢悠悠地走着，一个手里举着嫩柳条的小个子男人大声吆喝着，黄牛扭过头朝正宇哞——地长叫了一声。

（当牛做马也都是命里注定的吧！）

这种想法让他感到安慰。

远处云雾浮动的山谷里，出现了一座黑色的大铁桥、一幢幢犹如鸡窝式的小草房，亲密地簇拥在小溪的两岸。

（这就是那个女人住的村子？）

正宇的眼前又浮现出姬珠幽怨的目光，他觉得自己真是有些不知羞耻。

正宇走进路边的小树林，还没等掏出烟袋便一下子仰卧在一棵小树下方。从嫩绿的树叶间隙望去，可以看到碧蓝色的天空，明净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白云。垂柳的枝条犹如少女的发丝，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嫩绿的树叶，拨动着他的心弦。

当他证实周围确实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种久违的舒适感慢慢地在心中升起，他惬意地伸了伸腿。想到这里既没有妻子姬珠又没有母亲许氏，他的精神便放松下来。

在镇医院当护士的妻子姬珠，为志愿军战士献血后得了腹膜炎，再也无法生育了。母亲许氏三番五次做姬珠的工作，终于从流泪的姬珠那里得到丈夫可以从别的女人那里生个孩子的默许。

不知从哪儿飘来一股艾蒿的清香。正宇不禁呼扇着鼻子闻了起来。一股清爽怡人的、犹如女人体香的气息，从鼻子渗透到体内。他情不自禁地闭上眼睛。一阵金属碰撞般清脆的声音传入他的耳中，他睁开眼睛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流淌着一条小溪。他竖起耳朵仔细听了起来，渐渐地听出了各种声音：鸟叫声、虫鸣声，树叶飘动、树枝摇曳的声音……

27岁的正宇逐渐被周围的声音、景物和草木的清香所感染。

陌生的山、陌生的路和陌生的小树林，还有新鲜的空气，使他犹如脱去了冬天的大棉袄，顿觉全身轻松。他默默地看着小溪潺潺流过体味着它穿越岩缝的新鲜感。突然他眼前浮现出一个女人的裸体。正宇的脸顿时羞红了。而后，他紧闭的嘴角裂了一下，露出一丝自嘲。能有机会结识一个妻子以外的女人，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吧。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谜一样的女人让他感到茫然，让他生出几分新鲜的感觉。他联想起与女人在一起的情景来，下身开始发热，脸上火辣辣的。

正宇把头发朝两边梳理了一下，然后顺着黑铁桥，向前面那个犹如鸡窝似的小村庄走去。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经过桥洞时，正宇瞟了一眼那个张开双臂无法环抱的粗大的水泥桥墩。他听母亲说过，当年，日本人曾把一个姑娘作为祭品填入浇注桥墩的水泥中。

水泥固有的寒气，使他感到后背一阵冰凉，正宇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加快脚步走过了桥洞。

按照母亲的指点，正宇很快找到了那个女人的家。一道屏风似的山脉，从东到南一直延伸到西面，远处的那条河就是豆满江。那个女人的房子在西山脚下地势低陷的地方，是一个朝南的小草房。这个房子远离村落，显得孤零零的。房顶的稻草不知是什么时候苦的，长出了一堆堆的灰菜。

门虚掩着，里面飘出农家特有的土酱汤味。

也许因为正宇没出声，那个女人回过头来吃惊地望着他，使正宇一眼便瞧见了她的面孔。她好像刚刚从地里回来，头上包的毛巾还没有来得及摘下，似乎刚刚在小溪洗去了脸上的汗水，脸色纯净而红润，显得健康而富有朝气。见到正宇的瞬间她的眼睛里闪过一

丝光亮。

她的年龄与正宇相仿，胖乎乎的脸蛋，修得细细的眉毛，柔顺的单眼皮，圆不溜的鼻子和线条鲜明的唇线，说不上有什么特别漂亮的地方，但很耐看。

（这个女人以什么代价这样做？）

正宇脑子里这么想，同时长舒了一口气。自己一直担心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怕她长得太丑？眼前的她使他那颗悬着的心正缓缓地放下来。

正宇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找到这个深山沟里来的，又是如何和她谈条件的，这些疑问逐渐变成了他对母亲的佩服。

正宇紧闭双唇，像客人似地上炕坐了下来。正宇觉得自己有点像工作队的人。自土改时起，动不动就有工作队下到农村来。他一边放鱼杆一边扫了一眼屋里。屋角放着一堆军服和黑布鞋，看来她在为抗美援朝做些活计。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什么动静，女人急急地往一个红色的大木盆舀上水进了厢房。

正宇虽然眼睛盯着白纸糊的单扇门，耳朵却在听着厢房的动静，里面传来哗啦啦的声音。女人走出来之后，厢房里再没有什么动静了。他瞟了一眼女人的背，她上穿一件白色棉布衫，下穿一条黑色长裙，像所有农村妇女一样，脚后跟厚而粗糙。

正宇一个人吃完了小米饭、土豆酱汤。一根烟的工夫，女人已经麻利地收拾完了碗筷。她头上包的白色毛巾，几乎遮住了半拉脸。她手拿着锄头低头向外走去。他又朝厢房竖起了耳朵，却听不到任何动静。可刚才他分明听到像是有人的动静。

（或许这里还有别人？晦气，该死的！）

这时，外面传来了讲话声。

“……听说呀，脑袋尖尖的，两翼闪光，身上毛茸茸的。这种臭苍蝇都有病菌，可得小心点儿呀。”

“美国的苍蝇也飞到这里来了？”

“你以为就美国的飞机能飞来呀！美国的苍蝇也和飞机差不多哩，很多美国苍蝇、蜘蛛都被美国的飞机运到这儿了，我们一定要把它们统统消灭掉！还有啊，你家里好像来了客人，要及时报告才是啊。”

“喂！是我表哥，参加志愿军刚回来。他最近刚刚动了大手术，身体很虚弱，我想给他做些鱼汤补补身子……”

谈话声渐渐远去了。正宇怔怔地坐了一会，又猛然起身，烦躁地抓起鱼杆走出了门。他真想放弃这件事，不再多想。还未等钓鱼，便躺在柳堤上呼呼大睡起来。柳树林里完全暗下来时，正宇才醒了过来，不知怎么回事，他想起了刚才在路上回头看他的那头牛。

女人点上一盏油灯放到屋里。屋里开始弥漫着一股油烟味。正宇尴尬地躺在女人为他铺好的被褥上。

（该死的！）

厢房又传来了动静，似乎有人在召唤似的，女人迅速起身向厢房走去。正宇无法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正宇就像一个担心写不完作业的孩子，心里老想着自己该做的那件事情，心情烦躁不安，注意力却总跑到厢房那边。女人从厢房里出来，走进了与厢房相连的磨房。过了好一会儿，磨房里才传来了哗啦啦的水声。他并不是有意的，可眼前却浮现出女人全裸的身子，每次哗啦啦的水声，都在正宇的身上引起某种生理反应。他的眼前又浮现出女人浸在水中的发红的手指，他感觉下身有一丝丝的刺痛。起初只有一处，渐渐的这种刺痛的感觉从局部扩散到好多处，又全部向一个地方涌过来，而且流动的节奏渐渐加快，最后形成一股粗线条的流动，流到肚脐周围和身体的各个部位，这使他身体猛然颤抖了一下，感觉胸口发闷，他长吐了一口气，感觉着男人的兴奋，犹如一个焦渴的人，不时地舔着嘴唇。

女人垂下眼帘走进房里蜷缩着身子坐了下来。女人已换了一身韩服（朝鲜族民族服装）。油灯下，只能朦胧地看出上面的一些小

碎花，却看不清是什么颜色。

正宇怕自己又想些没用的事情，赶紧吹灭油灯，把女人揽进怀里。女人的身上很湿，很凉，这使他不由得想起姬珠，犹豫了一会儿。

黑暗中，他的手触摸到地方都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这个女人的手又粗又大，骨架似乎也比姬珠大很多，这也许因为是她全身处于僵硬状态的缘故。正宇慌慌张张地爬到女人的身上。

正宇的心渐渐安定下来。这对乳房比姬珠的丰满得多，他的脸触到女人脸上的瞬间，突然涌出一股兴奋，他开始近乎动物般地抚摸着女人。正宇的嘴唇对准了她的嘴唇，她紧闭的双唇被他的热吻启开了。

这时厢房那边又传来了动静，正宇犹豫了一下，女人似乎也有觉察。

女人首先恢复了平静，正宇努力集中精神，不去想那边的动静，继续着刚才事情。

他突然感到后背一阵冰凉。一会儿的工夫，那坚挺的东西一下子绵软下来，无任何反应。正宇又做了一番努力，可无济于事，他只好从女人的身上退了下来。操，该死的！

头一回他就败下阵来，是好长时间未和姬珠过夫妻生活的缘故？

短暂的沉默之后，女人在黑暗中向正宇靠过来。她缩回手，抽出枕巾为正宇擦去满脸的汗水，随后又细心地为他擦去身上的汗。她轻咳了一下，低声说道：

“用不着担心那边，我是说那厢房。”

随后，她又把咸镜北道方言改成了蹩脚的标准话。

“不用为那边费神经，那是我弟弟，去年在采伐场干活时出了事故……不省人事……能吃能屙，就是醒不过来……”

说着，她把胸脯贴在正宇的怀里。

(原来是植物人。)

正宇虽然知道了厢房的秘密,可却再也无法做什么了。他看出女人也很努力,便更觉得烦躁。他想,也许这个女人也和自己一样,想快点要个孩子吧。可是,人毕竟和牛不一样啊。

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女人已不知去了哪里,屋里静悄悄的。他的心多少轻松了一些,正宇想看看厢房,可不知怎么,心里又有些发怵,于是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正宇怀着孤儿般凄楚的心情想着姬珠。他把鱼杆垂入水中,呆呆地站在河边。(干脆回去算了。)他想像着母亲大发雷霆的样子。可此时,他并不是害怕,而是为自己不争气而感到慌乱。

(该死的!要不是你给那个男人献了血,家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丢人不说,他担心今后自己说不定会变成一个远离女人的废物。想到此,感到眼前一阵昏暗。肚子里传来叽哩咕噜的声音,真是想走又有些不甘心,想留又觉得尴尬。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正宇慌忙转过身。

耀眼的阳光仿佛在姬珠身上披上了一道盔甲,让她与街上的色彩和所有熟悉的面孔隔离开来。姬珠整夜未合眼,她想像着丈夫搂抱着另一个女人,做着曾经在自己身上做过的一切,啊啊,她仿佛觉得天塌地陷。

阳光犹如波动的鱼鳞,晶莹剔透,又有几分犀利。泪水打转儿的眼眶里撒满了阳光,她犹如鱼缸里的鱼儿,隔着厚厚的玻璃望着这个早晨。正是上班时间,街道上突然增多了人流和披着草绿色防雨布的车辆,绿树、建筑以及街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姬珠的眼里犹如一个无声世界里的图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姬珠大姐,护士长让你去一下。”

穿着白大褂的玉珠炫耀着她那修长的大腿从大门里走出来,

在门口对姬珠说道。

“哦，知道了！”

姬珠得知自己失去生育能力的时候，正是抗美援朝拉开序幕之际。恰好这时她惟一的小叔子，在朝鲜某高地插上红旗后倒下，再也没有起来。婆婆许氏哭天喊地呼唤着儿子昏了过去，醒来之后突然说了这样一段话：

“自古就说呀，女人性情太硬是家门之不幸。有那么多男人，干吗非要你献血？身体一虚弱百病就都来了。现在二小子也……哎哟，我们家可断了后呀！”

当时那种不祥的感觉，魔鬼似地向她一步步袭来。有天晚上，正宇从姬珠的身上下来，猛然发起火来。

“你到底是木头疙瘩还是什么？怎么一点女人味都没有？”

“是你根本就没把我当一个女人看，这也怪我么？”

那天晚上，两个人互不相让气汹汹地吵了半宿。从那晚起，俩人便开始频繁吵架。

中秋节这天，姬珠和正宇随许氏来到图们江边，朝着仍然炮声隆隆的朝鲜方向倒酒、跪祭。

“我说媳妇呀，我们家说什么也不能绝后啊，知道么？”

身材高大的婆婆，一边用力地压着水，一边向她暗示着。婆婆的话就像压井里的水，很自然地流了出来。不知不觉中，把姬珠推到了理所当然应该接受的立场上。面对婆婆强烈的主张，姬珠的选择只能是让位，而对她来讲，离婚是无法想像的事情。

这时，婆婆已剥好一小碗小巧可人的红豆，晚上要给她做小豆大黄米饭。

“敏子她妈，你往小豆碗里插进手指。”

姬珠不知何故，把手指伸进小豆碗里。里面的小豆发出一阵细微的滚动声滑向两边，她的手指插在中间。

“现在，你把手指抽出来。”

抽出手指后，小豆又恢复了原样。

“你的心哪，也要像这碗小豆。”

明月高悬的中秋之夜，姬珠端起掺着小豆的大黄米饭，一口也咽不下去，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做小豆碗式的女人。）

此时，姬珠撇了撇嘴，露出了一丝冷笑。然后，仔细地看着自己的手指。

“装小豆的碗是不留手指痕迹的，就当没有那回事吧。延吉东头叫家兴的地方，有一个算命婆算得很准，我去算过了，她说东南方向大江边的女子能生出一个胖小子来，这个女人我已经找好了，用不着怀胎十月的痛苦就会抱上一个儿子，你就这么想好了。其实我也从没想过让你出这个家门，把你也留下，再抱个孙子，这才是我这个当妈的心哪。”

婆婆的话仿佛从空中飘来。

突然传来婴儿刺耳的哭啼声。明知声音是从注射室传来的，但姬珠的后背仍冒出冷汗。

姬珠想像着丈夫见了别的女人后喜悦的神情，她突然怀疑正宇是不是和婆婆一起串通好的。

起初，丈夫可是坚决反对许氏主张的。因此，姬珠以求援的口吻对他说：

“敏子她爸，你说说看，这事怎么办才好，啊？”

正宇什么话也没说，他只是长吁短叹。

（你这傻瓜，能接触另一女人的身体，不是天下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吗！）

10 姬珠咬着牙想像着丈夫解开那个女人衣服扣子一同躺下后的所有细节和情景。

一想到这些，她便全身颤抖，脸涨得通红，喘气声也变得粗了起来。

姬珠用力弯曲着手指敲护士长室的门。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她似乎敲响了某种开始,清脆的敲门声在走廊里回荡着。

正宇仿佛觉得全村的人都知道昨晚的事情,这使他恼羞成怒。

身后传来了脚步声,他的眼神立即慌乱起来。

“哎呀妈呀,原来您在这儿……”

正宇转过身一看,出乎意外来人正是那个女人。

虽然只是一瞬间,他却从那个女人睁得溜圆的眼睛中发现了某种欢喜的神情,与正宇此时的心情形成鲜明反差,让他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我满山找了个遍,还跑到铁桥附近去找了一圈呢。”

也许真的很焦急,而且一路跑过来,她的身上散发着热气,一股新鲜的气息扑面而来,正宇的目光渐渐地落在她红润的嘴唇上。

(哼,不快点怀上儿子,她怎么会得到工钱。)

这种赤裸裸的想法,使正宇变得十分冷漠。

这个女人突然弯下腰,她轻轻地抓起鱼杆,猛地提了起来。空中闪着一道银光。

“啊!”

俩人同时发出一声短叹。钓上来的不是大鱼,而是一条小鲢鱼。蓦然,两对惊喜的目光相遇了。刹那间,女人抬起眼睛望着正宇。

“您不会走吧?”

女人又迅速地垂下眼帘,但正宇从她的目光中发现了某种特殊的含意,那目光不是对客人或工作队的目光,正宇第一次对她产生了特别的情感。是要儿子与生儿子之间凝结的某种心痛。